

新上海人学新方言作新贡献

金昶伯、刘子歌、杨扬为申城体坛添彩

金昶伯

吉祥有三宝

上海闵行曲棍球宿舍楼408号房间，金昶伯在上海的窝儿。

房间很小，一室一厅。冰箱、微波炉、饮水机，最普通的家居用品。起居室里的一张小圆桌，瘸了脚，下面垫着一只漏了气的网球维持平衡。桌上放着维生素补充剂，还有一张家庭合照，透着暖暖的人情味。

一转眼，金昶伯在上海安家已过了一轮春夏秋冬。“这一年都不知道怎么过的。”对于老金来说，有曲棍球相伴的日子，总是快得像从指缝中溜走。他组队——上海女曲从12人，到如今一线队22人，二线队30人，红红火火起来。他建队——去年上海女曲全国冠军赛6战6败，进1球丢20球，而上个月全国锦标赛上海队击败卫冕冠军江苏队，最终遗憾位列第四。“看着队伍一天天成长起来，是最开心的事。”

除了曲棍球，老金也正在融入上海这座城市。他说上海和家乡釜山一样，都有海的味道，很亲切。

每天清晨6点半起床，金昶伯的第一个动作，是按下影碟机按钮。学习上海话的光盘，颠来倒去地播放，成为他洗漱的背景音。来到中国多年，老金的普通话已经非常流利。“上海话有点难……”他笑了，眼眉间的细纹舒展开来。“依好——再会——”带着洋泾浜的浓重口音。这把年纪学新方言，老金觉得能让自己更好地了解这座城市，“了解多了，交流多了，事情也会顺利起来。”

老金的全家福，是十年前的旧照了，一家人穿着唐装，喜气洋洋。他们都与中国缘分不浅。在旅居多年后，老大回了韩国，女儿留在了天津，在一家医院做人事工作。小儿子如今在韩国服兵役。金昶伯来到上海一年多，妻儿都还未曾来探望过，“现在还不是时候。”每周六下午的家庭聚会，是唯一能让老金忘记曲棍球的时刻。“定好时间，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韩国，大家一起上网，聊聊天事，谈谈新闻。”聚少离多，对家庭，他有着深深的亏欠。但这个事业比天大的男人，心中为亲人留出最珍贵的角落，“他们都非常出色，他们都是我的动力。”

在上海，金昶伯最大的一个宝贝，被“束之高阁”。这是一瓶特别的参茸酒。去年7月助理教练黄俊霞来上海时，从老家吉林带来了宝贝。“白酒、人参、鹿茸，封起来了。”老金把酒放在书架的顶上。酒瓶上，贴上密密麻麻的纸条。落款的，有队员，有队医，有教练员——“2017年，全运夺金开酒日”。这是众人的祝福和决心。爱酒的老金，一点也不介意还要等上多年，“越陈越香。”新上海人，老金要一直做下去。

■老金要把这瓶参茸酒作为全运会夺金庆酒
本报记者 周国强 摄



本报记者 华心怡 陶邢莹 厉苒苒

城市，越变越快。有人出去，也有人回来。上海，在追逐中成就梦想。体坛新上海人，变幻中笑看风云。他们，让今日申城更精彩。



■刘姑娘，也爱美
本报记者 周国强 摄

刘子歌

最爱咖啡香

掰着手指算来，刘子歌和教练金炜成为新上海人，已近10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。一个月前，刘子歌从澳大利亚训练回来，探望了师弟师妹，逛了逛上海滩，“尽管每年在上海住的日子很短，但每次回来，都有一种深深的归属感。”刘子歌如是说。

2004年，宝山区正式引进刘子歌和金炜，2008年8月，刘子歌在北京奥运会上成为女蝶王，2008年9月，宝山区政府奖励师徒每人一套精装修的住房，面积120多平方米，三室二厅。新家乔迁当天，刘子歌发自肺腑地说道：“以后回上海，再也不用住宾馆了。”

“上海，是最摩登的城市。”这是刘子歌对第二故乡的评价。不过，她并不流连摩登的娱乐场所，也不对时髦的购物中心感兴趣。“偶尔去南京路逛逛，不一会就没了方向，本想走

走路的，结果只好打车。”刘子歌透露，最爱的地方，是外滩，坐在黄浦江边的咖啡馆，喝一杯咖啡，眺望浦江对岸的摩天大楼，看船只在母亲河上来来往往，心静、气爽。

在保证自己训练量的情况下，刘子歌尽可能会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。在宝山区，越来越多的孩子接受了游泳训练，只要有机会，刘子歌会亲自去指导孩子们游泳。和孩子们在一起，她丝毫没有明星架子，孩子们争相告诉她，长大了也要成为“刘子歌”。

刘子歌很爱回东方绿舟训练基地，那里也有她的家，同上海游泳队的队友们在一起过集体生活，很温馨。如今，她的身边，还多了一个亲密无间的上海师妹，名叫陈欣怡，年仅14岁，在去年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女子50米自由泳比赛中，以24秒95的成绩晋级半决赛，被业内人士看好。陈欣怡的心中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成为刘子歌那样的世界冠军。眼下，刘子歌去哪训练，她就跟着一起去，山海关训练基地、澳大利亚集训基地、上海东方绿舟训练基地……同“偶像姐姐”一起生活训练。

刘子歌说，儿时训练，难免孤独。而现在，无论比赛还是训练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身边总有上海的亲人支持着、鼓励着，令自己充满无穷力量。



杨扬

梦想在飞扬

她生长于北方，曾飞舞在白山黑水间，是那片晶莹世界的骄傲；她绽放在五环旗下，成就于奥运辉煌；而今，退役后的她来到黄浦江畔，想要在这温暖的南方重塑冬日童话。她是杨扬，我国第一位冬奥会冠军、国际奥委会委员。

上周三，杨扬创办的飞扬冰场在上海浦东试营业。从运动员到委员再到老板，上海，成为杨扬筑梦的新港湾。杨扬的新冰场坐落在世博区域内，世博会中国馆（中华艺术宫）距离冰场直线距离不到800米。站在冰场的三楼，看着眼前的世博区域，杨扬的心中经常会充满感慨：“偌大的冰



■杨扬的笑容在“飞扬” 图 CFP

场，有一个动听的名字——飞扬。”杨扬说，在这里，她想延续她冰心飞扬的梦。上海，几乎一整年都见不到冰。总有人会问杨扬，为什么是上海？她说：“这是缘分”。

相比北方，对于冰雪运动，上海是个更具潜力的未开发富矿，成熟的市场经济以及有政策的扶持都是她选择上海的原因。在她看来，上海是国际大都市，冰上项目有市场。她有不少酷爱冰上项目的欧美朋友，在上海市区却找不到一块能打冰球、玩滑冰的场地，冰场的存在是大势所趋。

杨扬笑称，两年前，自己还是个外地人，而今，她已经把家搬到了上海，每天为冰场的工作奔波。

对于“新上海人”这个称号，杨扬并不认同——“我就是上海人，没有新旧之分。”带着几分骄傲，她这样说道，潜意识里，她已经将这里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。“上海这座城市有很多吸引我的地方，她的历史底蕴、时尚气息、便捷的生活条件。我经过了一段时间考虑，最后决定把家搬到浦东。”如今，杨扬已在浦东置下房产。

在上海生活的日子，一切都很顺利，一应俱全的生活设施、包容万象的海派文化，都让杨扬在这里找到了归宿感。杨扬说，在上海，自己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外滩，站在奔流的黄浦江畔，听着海关大钟的轰鸣，她总能轻易找到心中那块宁和静谧的所在。